

海內外詩人相聚北京法源寺丁香詩會

致敬詩壇巨匠 重敘百年詩情

「那麼多的花朵，那樣的光芒、芳香和歌曲……」百年前，印度大詩人泰戈爾用丁香花般優美的詩歌稱頌當年的法源寺丁香詩會。春風和煦，丁香醉人，泰戈爾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陪伴下漫步千年古剎，賞丁香、話詩詞，三人也因此被稱為「松竹梅三友」。一百年後，泰戈爾和徐志摩的後人循着前人的足跡重聚丁香花下，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詩人促膝花間，以詩會友，共享春光，他們像當年的泰戈爾一樣，愈來愈愛上中國，愈來愈愛上中國文化。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法源寺內丁香樹枝頭懸掛多首詩歌。



△徐志摩嫡孫徐善曾(左)與泰戈爾家族後裔蘇拉加·泰戈爾在法源寺丁香詩會留影。主辦方供圖

作為世界文明的發源地，中國和印度這兩大東方文明古國為人類社會貢獻了無比燦爛的文化。對於中國人來說，最熟悉的外國詩人之一便是印度文豪泰戈爾。《飛鳥集》《吉檀迦利》《新月集》等，一百多年來，泰戈爾的詩歌在中國廣為傳誦，影響深遠。

百年前泰戈爾已指中國有偉大將來

100年前，丁香花開的四月，印度詩人泰戈爾造訪中國。彼時，泰戈爾已經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享譽世界文壇。在徐志摩、林徽因的陪同下，長袍白鬚的泰戈爾來到有着千年歷史的北京法源寺賞丁香、瞻古剎、話詩詞，開啟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佳話。



◆舒婷

在那場群賢畢至的歡迎會上，泰戈爾留下了著名的演講《東西文化之精髓》：「我相信，你們的國家有一個偉大的將來；我相信，當你們的國家站起來，把自己的精神表達出來的時候，亞洲也將有一個偉大的將來——我們都將分享這個將來帶給你們的快樂。」

百年前的那個春日夜晚，浸潤在法源寺的陣陣花香中，泰戈爾在丁香樹下久久駐足，詩情油然而生：「你躲在你那美的富裕裏縱聲大笑/而我則獨自哀哀

哭泣……」他與中國的百年淵源也由此得以孕育。

舒婷：曾大段背誦《飛鳥集》

時隔百年，世界各地的文化學者再次因詩相會。在這最美的人間四月天，以詩歌的名義致敬文壇巨匠。懷着對泰戈爾的崇拜和敬仰，著名詩人舒婷專門從廈門飛至北京奔赴這場「丁香花下的約定」。「泰戈爾與何其芳是我影響最大的詩人。」舒婷說，自己年輕的時候就接觸過《飛鳥集》《園丁集》《新月集》，「跟很多人一樣，我都能大段大段背下來，因為書拿不到，所以整本整本地抄。」

「四月的黃昏/彷彿一段失而復得的記憶/也許有一個約會/至今尚未如期……」從舒婷的名篇《四月的黃昏》中，人們可以清晰看到泰戈爾對她的影響。她開心地表示，自己願意在明後年繼續參加「丁香詩會」，繼續致敬詩壇巨匠泰戈爾。

泰戈爾把東方之美推向世界

印度詩人、柏林泰戈爾中心主任希帕拉卡什多年前曾到訪中國，此次時隔27年再次來到中國，他開心地說：「中國人對泰戈爾的尊重一直未變。」在他看來，泰戈爾的詩歌是個長久的



◆希帕拉卡什

話題。「因為討論泰戈爾，很多人成了朋友，正如他詩中所說，我們用盡一切，團結在一起。詩歌讓整個世界凝聚在一起，在這方面，泰戈爾是一位引領者。」

1924年，泰戈爾訪華，在中印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持續的熱潮，促進了中印兩國的文化交流和國際友誼。「泰戈爾是一個光輝的榜樣，我們應該繼續思考，如何通過詩歌翻譯，讓文化可以更好地交流起來。」希帕拉卡什說。

著名詩人、中國作協詩歌委員會主任吉狄馬加對泰戈爾詩歌有着深層次的思考。他認為，百年前，世界與中國在對彼此詩歌的了解上是不對等的，「在很長時間裏，泰戈爾的詩代表了東方」。



◆吉狄馬加

泰戈爾在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時，授獎詞中有這樣一句話：《吉檀迦利》已經是英語詩歌的一部分。吉狄馬加說，泰戈爾用自己的母語孟加拉語把東方之美推向世界，並在葉芝等詩人的鼓勵下，把《吉檀迦利》等重要作品以英語出版，從而讓世界了解東方詩歌。



▲泰戈爾家族後裔蘇拉加·泰戈爾在丁香詩會起舞。主辦方供圖



▶青年演員再現當年三人同遊法源寺的情景。



漫步北京法源寺 追憶丁香詩友情

人間四月，法源古剎，滿園丁香。法源寺從1,300多年前一路走來，從唐太宗的懺念忠魂肇建寺宇，到宋欽宗被囚、謝枋得絕食，到清雍正帝的親自發款修繕，到民國年間名噪一時的宣南詩社，再到幾年前台灣著名作家李敖的《北京法源寺》。如今的法源寺，清乾隆帝巡幸時留下的「法海真源」的御筆依舊高懸於大雄寶殿。歲月塵封，歷史如煙。清淨莊嚴的法源寺內古木參天，典雅幽靜，聽不見汽車的轟鳴，聞不到喧囂的人聲，是不可多得的鬧市淨土。

在北京法源寺，泰戈爾、徐志摩、林徽因留下了那張著名的「松竹梅三友圖」照片。有學者認為，百年之後再看泰戈爾訪華，時光斑駁的老照片透露出中國文化界精英與泰戈爾的互為表裏、相得益彰，既是中印兩國文化交流和國際友誼不容抹殺的過去式，也是當下乃至未來亦要發揚光大的進行時。

一百年後，來自世界各地的文人墨客再次相聚在丁香樹下，泰戈爾後裔、舞蹈家蘇拉加·泰戈爾，耶魯大學博士、徐志摩嫡孫徐善曾及夫人，紛紛回顧先輩名作，用詩歌續寫流傳百年的厚意深情。正如詩人臧棣在《法源寺丁香觀止》一詩中說：「極樂的海棠，玉潤渾的櫻花/真想講一個大道理/古都的花事確實各有奇妙/但若論難忘到心香最流連/條條春之路都通向法源寺的丁香海。」

北美詩歌協會藝術總監楊復也專門為丁香詩會賦詩一首：「像那吹過法源寺的風，攜着丁香的味道……方塊字的詩行裏，記載着祖祖輩輩的拚搏……我們的歌從東方走過，我們的朋友遍天下。」

徐志摩之孫追憶祖父「詩化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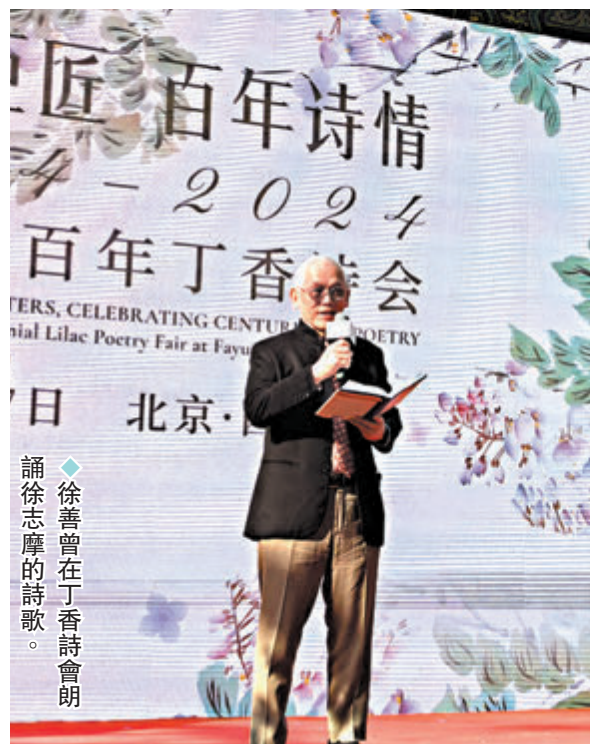
丁香花開滿城香，綻滿枝頭如霞煙。在法源寺，徐志摩嫡孫徐善曾及夫人用詩朗誦、畫作和音樂等形式，引領觀眾感受徐志摩百年前的生活。「祖父曾在這裏找到了平靜和安寧，創作出很多優秀作品。」徐善曾認為，丁香詩會讓人們跨越文化的不同，尋找共性，在一起分享詩歌，建立友誼和共鳴。

「我們的小園庭，有時蕩漾着無限溫柔/善笑的藤娘，袒酥懷任團團的柿掌綢繆/百尺的槐翁，在

微風中俯身將棠姑抱擁」，徐善曾用英文誦讀了徐志摩的《石虎胡同七號》，帶領大家走進徐志摩百年前的胡同生活，歷史的光影與現實在百年丁香詩會夢幻般重合在一起。

1922年徐志摩回國以後，曾在北京石虎胡同七號工作和居住，並在此成立新月社，接待來華訪問的泰戈爾。《石虎胡同七號》截取日常生活的幾幅剪影，描繪四種不同的情境，構成了一幅小園庭立體的畫面，具有工筆描繪與光色感應相結合的效果。詩歌中描寫的藤娘、棠姑、槐翁、黃狗等人與物，反映了當時徐志摩的心境，遠離人情紛擾，洋溢詩趣無限，在石虎胡同的生活成為他理想中靜謐恬寧的「詩化生活」。

《石虎胡同七號》也打動了青年歌手許哲明。他花了三個多月的時間，給《石虎胡同七號》作曲、編曲。在百年丁香詩會現場，許哲明的歌聲讓徐善曾激動不已，他感謝家鄉海寧的歌手能夠將其祖父的詩歌譜寫成歌曲進行傳唱，「希望與家鄉進行更多合作，將祖父的其他詩歌也譜成歌曲，讓祖父的詩歌精神傳得更遠更廣。」



◆徐善曾在丁香詩會朗誦徐志摩的詩歌。

百年前，泰戈爾一來到中國，便被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所折服。百年後的春天，泰戈爾家族後裔蘇拉加·泰戈爾再次走進法源寺，先輩詩歌讚嘆的美景也令她驚嘆。作為印度知名舞蹈家，蘇拉加從泰戈爾的多個作品中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泰戈爾的中國行收穫很多，甚至臨終前在病床上他還掛念着中國朋友們，中印兩國在文化藝術上還有很多可以相互學習借鑒的地方。」

泰戈爾後人現場獲薦中文名「丁香」

此次參加丁香詩會是蘇拉加·泰戈爾第四次來中國，第二次來北京。作為一名舞蹈家和文學教授，她來中國大多是與中國舞蹈家合作，或曾前往中國的大學講述印度傳統舞蹈。「這次來中國的目的有所不同，我更多是代表泰戈爾，同時也作為一名印度藝術家來到這裏。」在泛着陣陣清香的丁香樹下，蘇拉加翩翩起舞，用舞蹈演繹她心中的詩歌。

蘇拉加與泰戈爾隔了五代人，「雖然我沒有直接見過他，但我從他的文章中了解到，他很受中國朋友們的喜愛。」蘇拉加認為，泰戈爾1924年的中國



◆百年前，泰戈爾在徐志摩和林徽因的陪同下遊覽法源寺。網上圖片

之旅對他非常重要，讓他與中國朋友締結了一生的友誼。直到離世之前，他還與中國朋友保持着聯繫。「他一直無法忘懷自己的中國之旅，還有那些幫助和陪伴過他的中國朋友們。」

到訪中國多次，中國文化也給蘇拉加留下深刻印象。此次來到中國，她最大的感受是中國的飛速進步，「中國正在向我們走來，讓我們能夠觸摸它的內在文化和精神，我們還有很多值得彼此學習的地方。」跟她的先輩泰戈爾一樣，蘇拉加也深深體會到了中國人的友好和溫暖。

蘇拉加的另外一個收穫是見到了徐善曾。讓她感覺非常有趣的是，1924年泰戈爾來中國時徐志摩還是一個剛從西方回來的年輕人，而那時泰戈爾已經60多歲。「當徐善曾先生見到我時，他看着我說：哇，你是個年輕女孩！」相隔百年的再會讓蘇拉加非常感嘆。

泰戈爾訪華期間，梁啟超為他起了一個中國名字「竺震旦」，寓意東方的希望。在丁香詩會上，大家也給蘇拉加·泰戈爾起了一個美麗的中國名字：丁香。「丁香翻譯成英文就是Lilac，這是此次我要帶回印度的最偉大、最有意義、最難忘的禮物。」她說。

法源寺「丁香詩會」起源於明清

法源寺是北京城內現存歷史最為悠久的寺院，是唐太宗李世民為追薦東征陣亡將士，於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興建。法源寺花木幽勝，不少名人流連觸詠。法源寺「丁香詩會」起源於明清踏青時節詩人吟詩唱和活動，至清代極盛。每年春天，寺內丁香盛開之時，僧人備好素齋，邀集文人名士賞花對詩。赫赫有名的紀曉嵐、洪亮吉、顧亭林、何紹基、龔自珍、林則徐等人和名噪一時的宣南詩社，都曾在此留下足跡和詩篇。1914年，著名的「百人丁香詩會」在寺內舉行。1924年4月24日，徐志摩、林徽因陪同泰戈爾在此賞丁香、瞻古剎，成為一段文壇佳話。

▶法源寺是北京城內現存歷史最悠久的佛寺。黃楠 攝